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第十七回 假相論拆毀大碑樓 顯神通怒打惡都管

話說監寺廣亮正在這裏慨嘆，見濟公由西湖蘇堤冉冉而來。書中祇表濟公自那日靈隱寺出去，在蘇北山、趙文惠兩家住了這些日子，今天正在蘇北山房內與蘇員外下棋，忽然打了一個冷戰。濟公按靈光連拍三掌，早已估算明白，說：“蘇北山，我可不能在你這裏，我要走。秦丞相派人拆我廟裏大碑樓，我要鬥鬥這個秦丞相！”蘇北山說：“聖僧不可，他乃是當朝宰相，位顯爵尊，師父一個出家人，安能惹得起他？”濟公也不理論，站起來就走。蘇北山連忙送出來，見濟公已走遠了。和尚一直奔至錢塘關外，順著蘇堤一邊向前走，一邊口中唱歌，說道是：

人生百歲古來少，先出少年後出老，中間光景不多時，又有閑愁與煩惱。世上財多用不盡，朝內官多做不了，官大財多能幾時？惹得自己白頭早。月過中秋月不明，花到三秋花不好，花前月下能幾時？不如且罷金樽倒。荒郊高低多少墳，一年一度埋青草。

和尚唱著歌來至山門，廣亮一瞧說：“師弟，你回來了。可了不得了！咱們廟中現有塌天大禍！”濟公一聽，明知故問說：“師兄，甚麼塌天大禍？不要緊，都有我濟顛呢。這個可不能容他。誰會得欺壓本廟的和尚呢？”廣亮說：“師弟，這你可惹不起他。是秦丞相派了四位管家大人，來拆咱們廟裏大碑樓，修蓋相府閣天樓。”濟公說：“呵，他是當朝宰相，傳堂論要拆大碑樓就得拆？過兩天京營帥來傳諭，拆大雄寶殿，也得叫他拆？那還了得！再過兩天，臨安府來個信，要拆東西配殿，也得叫他拆？再過兩天，錢塘縣仁和縣來個信，要拆藏經樓，也得叫他拆？那還了得！這大碑樓是我化的，我不能給他拆！”廣亮說：“師弟，你既敢擋不叫拆，四位管家大人現在裏面禪堂坐著，你去找去。恐怕你找出亂子來，你接不住。”濟公微微一陣冷笑說：“師兄不要你管。”說罷往裏就走，直奔禪堂。

這院是三合房。院中站著十幾位三爺，四位管家在北上房屋中正在吃茶。見進來了一個窮和尚，衣服破爛不堪。三爺連忙止住問道：“甚麼人？”濟公道：“是我。”三爺道：“你是誰？現在眾位大人在此談話，你一個窮和尚來此何幹？你是哪廟的？”濟公說：“我是姑子庵的。”這個三爺一聽說：“你這不像話。你是和尚，怎麼在姑子庵，男女混雜？”濟公說：“你不知道，那姑子庵老姑子死了，小姑子跟人家跑了，我在那廟裏看廟。聽說眾位大人來要大木，我們大廟裏房椽、房梁堆積如山，真大真粗，比如把房椽放躺下，這邊蹲一個人，那邊蹲一個人，這邊的人都會瞧不見房椽那邊人。”眾三爺一聽，說：“好大的房椽。”和尚說：“我們那廟的房梁放躺下，這邊蹲一個人，那邊蹲一個人，這邊人瞧不見那邊的人。”眾三爺一聽說：“好大的梁。”和尚道：“我們那廟的房椽子要放躺下，這邊蹲一個人，那邊蹲一個人，這邊人也不得見那邊的人。”眾三爺一聽此話，都樂了，說：“和尚，你打算怎樣子呢？是要賣呀？是要送給我們大人呢？”和尚說：“我倒不賣給大人，叫大人賞給我幾文，我換條褲子就得了。”裏面秦安聽得明明白白，一想這是便宜事，趕緊吩咐叫和尚進來。三爺說：“和尚，我們大人叫你。你見了我們大人規矩著點，別那麼猴頭狗腦的。”和尚也不回言，邁步掀簾攏進去。秦安、秦順、秦志、秦明四個人一看，是個窮苦的和尚。秦安問道：“和尚，你廟有大木？”濟公二目一翻，說：“你們四位是哪來的？”四個人說：“我們是秦丞相府派來的。大堂論拆大碑樓，修蓋相府花園閣天樓。”濟公說：“你們四位是奉你們家裏大人的堂諭，來拆大碑樓？”四個人說：“我們家裏哪有大人？”濟公道：“你們家連大人都沒有，怨得你們怎麼不知事務。你回去告訴你們大人說，就提我和尚說的：他官居首相，位列三臺，調和鼎肅三公位，變理陰陽一大臣，理應該行善積福做德，為甚麼要無故拆毀佛地？你回去告訴他，就提我老人家說的不準！”這幾位管家，哪裏聽他這些話，蓋不由己，怒從心上起，氣向膽邊生。秦安說：“好一個無知的和尚。我先打你！”掄起一掌，照定濟公就打。濟公往旁一閃道：“你要打？咱們倆外邊來。”秦安站起身到外面跟定和尚，吩咐家人：“給我打和尚！”這些三爺往上一圍，個個揮拳就打，按倒和尚，拳打腳踢，祇打的哼聲不止，祇聽嚷道：“別打！是我。”那些三爺說：“打的是你。你就不應該。跑到我們這裏來送死，你真是太歲頭上動土。”正打著呢，祇聽那旁秦順出來說：“別打，我聽見聲音不對，瞧瞧再打。了不得啦！和尚在東邊站著呢！”眾家人一看，果然和尚站在那裏直笑，再低頭一看，被打的這人正是大都官秦安，渾身是傷。那些家人過來說：“管家，怎麼把你老人家打了？”秦安說：“你們是公報私仇，叫你們打和尚，你們把我打了。我說是我，你們還說打的是我。好、好、好。”秦志、秦明二人走出來一看，秦安被打的傷痕很重，說：“好，這定是和尚妖術邪法，大家替我去打他！”眾三爺一聽，個個怒目橫眉，齊奔和尚而來。濟公說：“好，善哉善哉。人善有人欺，馬善有人騎。”口中唸六字真言：“唵嘛呢叭咪吽，唵，敕令嚇。”嚇的那些三爺都打了個寒噤，彼此都有氣。張升看著李祿說：“我瞧見你就有氣，早已想要打你一個狗頭。”李祿說：“好，咱們二人分個上下。”那邊也是這樣，甲和乙抓在一處，子和丑二人要一死相爭，十八個家人打了九對。秦明一看秦志，說：“秦志，你的外號叫秦椒。我知道你定然是難鬥，非打你不可。”揮拳打在一處。秦順一看秦安渾身是傷，說：“告訴你秦安，我一瞧你就有氣，你叫大眾打了個鼻青臉腫，你要和我生氣。”過去就是一個嘴巴，二人也打在一處。濟公站在一處，竟支嘴笑說：“好，你怎麼竟叫人家打。”那家人說：“我不是他的對手。”和尚說：“我幫個忙兒，你打他幾下，把這人給反上來。”和尚看著他們打，有一個人一歪嘴，把那人耳朵咬下來。那人也真急了，一回頭把那人鼻子咬下來，眾人正自亂打，監寺的過來一看，說：“道濟，你這個亂子惹的可不小！你把那秦相爺的管家大人打的這樣狼狽不堪，這還了得嗎！你還不把那咒語撤了嗎！”濟公說：“師兄，要不是你說情，我定然把一伙坑賊人生生打死，今日饒了他罷。你們別打了！”祇這一句話，果然眾人都明白過來了，彼此埋怨。那個家人說：“張升兄，你我二人知己之交，你因何打的我好苦？”張升說：“我哪裏知道？你看看我的耳朵，也叫你給咬了去啦。”那人說：“別說了，我的鼻子不是你嘴裏吐出來的嗎？”眾三爺都埋怨秦安無事生非，秦安向監寺問道：“那個瘋和尚是哪個廟的？別放走了他。少時我沒有瘋僧，我和你要人。”吩咐三爺帶馬，出了靈隱寺，一路之上鞭上催馬還嫌慢，進了錢塘門到相府方下馬。祇見從裏面出來一位同事，一見眾人說：“你等怎麼這樣回來？”秦安把上項之事，由頭至尾說了一番。那人說：“見上相爺，別照實話說，求相爺作主，拿這一伙兇僧。”秦安到書房，秦相正在看書，一頭說：“你四個人到靈隱寺借大木，為何這樣回來？”秦安說：“奴才奉大人之諭，到西湖靈隱寺借大木。那廟中和尚都肯借給大人，祇有一個瘋和尚不但不借，反行毆辱，求相爺作主。”秦相一聽，說：“靈隱寺又出瘋僧了？膽敢打我的家人，真是可惱！”即用朱筆一標牌，傳到京營帥府，調兩員將五百兵，府縣衙各帶官兵圍困靈隱寺，鎖拿濟公。

要知後來之事畢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